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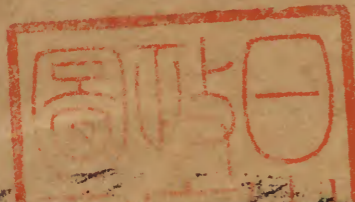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302
冊數	3(1)
函號	298 - 3

298-3

廿二史劄記序

淺學文庫

甌北先生早登館閣出入承明碩學淹貫通達古今當時咸以公輔期之既而出守粵徼分臬黔南從軍瘴癘之鄉布化苗獠之域盤根錯節游刃有餘中年以後循陔歸養引疾辭榮優游山水間以著書自樂所撰甌北詩集陔餘叢考久已傳播士林紙貴都市矣今春訪予吳門復出近刻廿二史劄記三十有六卷見示讀之竊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乃讀其自序有質鈍不能研經唯諸史事顯而義淺爰取爲日課之語其爲謙自下如此雖然經與史豈有二學哉昔



宣尼贊修六經而尚書春秋實爲史家之權輿漢世劉向父子校理秘文爲六略而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漢著紀列於春秋家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初無經史之別厥後蘭臺東觀作者益繁李充荀勗等勅立四部而經史始分然不聞陋史而榮經也自王安石以猖狂詭誕之學要君竊位自造三經新義驅海內而誦習之甚至詆春秋爲斷爛朝報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棄通鑑爲元祐學術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閣矣嗣是道學諸儒講求心性愚門弟子之汎濫無所歸也則有訶讀史爲玩物喪志者又有謂讀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爲言之而空疏淺薄者託以藉口由是說經者日多治史

者日少彼之言曰經精而史粗也經正而史雜也子謂經以明倫虛靈元妙之論似精實非精也經以致用迂闊刻澁之談似正實非正也太史公尊孔子爲世家謂載籍極博必攷信於六執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莊皆卓然有功於聖學故其文與六經並傳而不媿若元明言經者非勦襲稗販則師心妄作卽幸而廁名甲部亦徒供後人覆瓿而已奚足尙哉先生上下數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燭照數計而持論斟酌時勢不蹈襲前人亦不有心立異於諸史審訂曲直不揜其失而亦樂道其長視鄭漁仲胡明仲專以詬罵炫世者心地且遠過之又謂稗乘脞說間與正史岐互者本史官棄而

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
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予生平嗜好與先生同
又少於先生二歲而衰病久輟鉛槧索然意盡讀先生
書或冀恣然汗出而霍然病已也乎

嘉慶五年歲次庚申六月十日嘉定錢大昕序

序

經者治之理史者治之跡三代以上明於理而經立三
代以下詳於跡而史興世愈積事愈多其於天下之情
變古今之得失蓋有不可枚舉者矣立乎今日以溯古
人遼濶數千年世盡狃於目前之近沿流既遠前後迥
判不特封建井田之制爲負乎其不可返也昔三代忠
質文之運遞相救也亦遞相因往往有此一代之所趨
而前代已啓其端有彼一代之所開而後代遂衍其緒
世第紛然交眩於成敗廢興之跡回惶變易而卒不得
其所以致之者後之讀史者排比事類商榷倫物不過
取一人一事而予奪之毀譽之蓋皆未離乎經生之見

也陽湖趙甌北先生以經世之才具冠古之識自太史
出守擢觀察甫中歲卽乞養歸優游林下者將三十年
無日不以著書爲事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方先生
屬稿時每得與聞緒論及今始潰於成竊獲從編校之
役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於舉業局促於簿
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
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與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
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
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翱翔木天
徑筮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証今指陳貫串
否則敷歷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

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托之此書以傳也昔趙中
令自謂以論語一部理天下夫中令則何能然讀是書
而有會焉洵乎其得史學之大且重者舉而措之天下
無難也世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不諒哉爰承先生
之督序而謹述之如此

嘉慶五年五月寶山後學李保泰拜書

廿二史劄記小引

閒居無事翻書度日而資性粗鈍不能研究經學惟歷代史書事顯而義淺便於流覽爰取爲日課有所得輒劄記別紙積久遂多惟是家少藏書不能繁徵博採以資叅訂間有裨乘脞說與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詫爲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蒐入史局其所棄而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是以此編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叅互勘校其有牴牾處自見輒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訂正焉至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亦隨所見附著之自惟中歲歸田遭時承

平得優游林下寢饋於文史以送老書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陽湖趙翼謹識

乾隆六十年三月

廿二史劄記目錄

卷一 史記 漢書

司馬遷作史年歲 班固作史年歲 各史例目
 異同 史記編次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律書卽兵書 史記
 變體 漢王父母妻子 五世相韓 過秦論三
 處引用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漢不同處 史
 漢互有得失

卷二 史記 漢書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漢書
 增傳 漢書增事蹟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武

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帝多自立廟 漢初布衣

將相之局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武帝年號

係元狩以後追建 漢儒言災異 漢重日食

漢詔多懼詞 漢時以經義斷事 賢良方正茂

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三公官 災異策

免三公 上書無忌諱 上書召見 漢武用將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與蘇武同出使者

卷三 史記 漢書

漢使立功絕域 武帝時刑罰之濫 兩帝捕盜

法不同 呂武不當竝稱 漢初妃后多出微賤

婚娶不論行輩 皇子繫母姓 漢公主不諱

私夫 漢諸王荒亂 上尊養牛 兩漢多鳳凰

漢多黃金 先生或只稱一字 漢外戚輔政

兩漢外戚之禍 兩漢喪服無定制 長官喪

服 王莽之敗 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

王莽自殺子孫 王莽引經義以文其奸

卷四 後漢書

後漢書編次訂正 後漢書間有疎漏處 漢帝

多自作詔 光武信讖書 光武多免奴婢

東漢功臣多近儒 東漢四親廟別祭 東漢諸

帝多不永年 東漢多母后臨朝外藩入繼 外

藩入繼追尊本生 夫在稱太 東漢廢太子皆保全

卷五 後漢書

累世經學 四世三公 東漢尚名節 曹娥叔先雄 召用不論資格 擅去官者無禁 籍沒財產代民租 倩代文字 黨禁之起 東漢宦官 宦官之害民 漢末諸臣劾治宦官 宦官亦有賢者

卷六 三國志

後漢書三國志書法不同處 三國志書法 三國志多迴護 三國志書事得實處 三國志立

傳繁簡不同處 三國志誤處 荀彧傳 荀彧郭嘉二傳附會處 陳壽論諸葛亮 裴松之三國志註

卷七 三國志 晉書

漢復古九州 關張之勇 借荊州之非 三國之主用人各不同 禪代 魏晉禪代不同 九錫文 一八二史各傳 晉書 晉書二 王導陶侃二傳褒貶失當

卷八 晉書

八王之亂 晉書所記怪異 東晉多幼主 晉帝多兄終弟及 愍元二帝卽位 僭偽諸君有

文學 九品中正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用麈尾 騶虞幡 建業有三城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相墓 唐人避諱之法

卷九

宋齊梁陳書

宋書多徐爰舊本 宋書書晉宋革易之際 宋書書宋齊革易之際 宋書本紀書法 宋齊書帶敘法 宋書紀魏事多誤 宋書南史俱無沈田子沈林子傳 齊書舊本 齊書缺一卷 齊書書法用意處 齊書類敘法最善 梁書悉據國史立傳 梁書編傳失檢處 梁書多載飾終之詔 梁書有止足傳無方伎傳 古文自姚察

始 陳書多避諱 蕭子顯姚思廉皆為父作傳 入正史 八朝史至宋始行

卷十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仿陳壽三國志體例 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 南史刪宋書最多 南史過求簡淨之失 南史誤處 南史增齊書處 南史與齊書互異處 南史增刪梁書處 南史刪梁書處 南史增梁書有關係處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南史增梁書瑣言碎事 梁南二史岐互處 南史於陳書無甚增刪 南史與陳書岐互處 宋

齊多荒主 宋世閨門無禮 宋子孫屠戮之慘

卷十一 宋齊梁陳書并南史

人君即位冠白紗帽 齊梁之君多才學 齊明
帝殺高武子孫 齊制典籤之權太重 齊朝以
射雉為獵 江左世族無功臣 梁武存齊室子
孫 陳武帝多用敵將 齊梁臺使之害 六朝
多以反語作讖 哀策文 南朝陳地最小

卷十三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魏書多曲筆 魏書紀傳互異處 爾朱榮傳
西魏書 附謝蘊山答書 復蘊山書 北史魏
書多以魏收書為本 北史改編各傳 北史全

用隋書 南北史兩國交兵不詳載 北史與魏

齊周隋書岐互處 北史書法與周隋書不同處

北史紀傳互異處 大業十四年 太上皇帝

卷十四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皇太孫 皇太弟 帝王行三年之喪 女后之
賢 南北朝通好以使命為重 後魏追謚之濫
保太后 異姓封王之濫自後魏始 後魏以
鑄像卜休咎 後魏百官無祿 後魏刑殺太過
魏以奄人為外吏 魏孝文遷洛 魏孝文帝

文學

卷十五 魏齊周隋書并北史

北朝經學

南朝經學

魏多家庭之變

魏

齊諸帝皆早生子

魏諸帝多幼年即位

元魏

時人多以神將為名

財婚

高門士女

魏齊

斗秤

假官

周隋唐皆出自武川

北齊以廝

役為縣令

齊文宣帝能預知

北齊宮闈之醜

北齊百官無妾

北齊有賢閣

誦經獲報

後周詔詰用尚書體

魏末周初無年號

隋書

志 一帝數后

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

隋獨

孤后妬及臣子

卷十六

新舊唐書

舊唐書源委

新唐書

唐實錄國史凡兩次散

失 舊唐書前半全用實錄國史舊本

新唐書

本紀書法 新書本紀書安史之亂

新書改編

各傳

卷十七

新舊唐書

新書增舊書處

新書增舊書有關係處

新書

增舊書瑣言碎事

新書立傳獨詳處

新書刪

舊書處

卷十八

新舊唐書

新書改舊書文義處

新書盡刪駢體舊文

新

書好用韓柳文

新書詳載章疏

新舊書互異

處 新舊書各有紀傳互異處

新舊書誤處

薛居正五代史 薛史全採各朝實錄 薛史書
 法週護處 薛史失檢處 薛史亦多直筆 薛
 歐二史體例不同 歐史不專據薛史舊本 歐
 史書法謹嚴 歐史傳贊不苟作 歐史失檢處
 一產三男入史 五代諸帝多由軍士擁立

卷二十二 五代史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五代姑息藩鎮 五代
 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幕
 僚之禍 五代鹽麩之禁 五代濫刑 五代諸
 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一軍中有五帝 五代諸帝皆無後 周祖四

娶皆再醮婦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張全
 義馮道 五代人多以彥為名

卷二十三 宋遼金史

宋遼金三史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遼二史不
 相合處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不相
 合處 宋代史事最詳 宋史 宋史各傳迴護
 處 宋史各傳附會處

卷二十四 宋史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宋史各傳錯謬處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宋史排次失當處 史
 家一人兩傳 監板宋史脫誤處 趙良嗣不應

入奸臣傳 王倫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錄名臣後 宋皇后
所生太子皆不吉 宋初考古之學 宋初嚴懲
賊吏

卷二十五 宋史

宋封王之制 宋待周後之厚 宋郊祀之費
宋制祿之厚 宋祠祿之制 宋恩蔭之濫 宋
恩賞之厚 宋冗官冗費 南宋取民無藝 宋
軍律之弛 宋科場處分之輕 定罪歸刑部
宋遼金夏交際儀

卷二十六 宋史

歲幣 和議 西夏番鹽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節度使 繼世為相 三入相 四次入相
兩次入相 王安石之得君 青苗錢不始於王
安石 車蓋亭詩 同文館之獄 秦檜文字之
禍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端平入洛之師 宋史缺傳 張世傑李庭芝
姜才 夏貴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卷二十七 遼史金史

遼史 遼史二 遼史立表最善 遼史疎漏處
遼帝皆有簡便徽號 遼后族皆姓蕭氏 遼
正后所生太子多不吉 遼官世選之例 遼族

多好文學 遼燕京 金廣燕京 元築都城

明南北京營建 金史 金史失當處 遼金二

史各有疎漏處 金史迴護處 金史誤處 金

史紀傳不相符處 金史氏名不畫一 宋史金

人名多與金史不符 宋金二史不符處 宗弼

渡江宋金二史互異 宋金二史傳聞之誤 宋

金用兵須叅觀二史

卷二十八 金史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金

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一

人二名 金記注官最得職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考察官吏 金推排物力之制 明安穆昆

散處中原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宋金齊

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為屬 衍慶宮圖畫功臣

金用兵先後強弱不同 金初漢人宰相 金

俗重馬 金以壞和議而亡 九公十郡王 金

末賜姓之例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海陵荒

淫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金中葉以後

宰相不與兵事 憫忠寺故事 日行千里 避

孔聖諱

卷二十九 元史

元史 金元二史不符處 宋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當叅觀元史 元史自相歧誤處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元史廻護處 元史附傳有得失 元史補見夏金宋殉節諸臣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元史人名不盡一 蒙古官名 金義宗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代叛王 各朝國書

卷三十

元史

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元世祖嗜利黷武 元諸帝多不習漢文 元初郊廟不親祀 元制百官

皆蒙古人爲之長 元初州縣官多世襲 元州縣官多在外銓選 元代專用交鈔 金元二朝待宋後厚薄不同 元時選秀女之制 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 色目人隨便居住 元漢人多作蒙古名 元初諸將多掠人爲私戶 元杖罪以七爲斷 元季風雅相尙 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一母生數帝 金元二代立皇太子皆不吉 弟爲皇太子叔母爲太皇太后 庚申帝 守節絕域 郝經昔班帖木兒 元初用兩國狀元 縱囚 元封乳母及其夫 安南王居漢陽 老爺同寅臬司 牛腹療重傷 忍痛 牛皮

船 彌勒佛謠言 賈魯治河無久計

卷三十一 明史

明史 明史立傳多存大體 大禮之議 李福
達之獄 袁崇煥之死 周延儒之入奸臣傳
劉基廖永忠等傳 喬允升劉之鳳二傳

卷三十二 明史

明祖行事多仿漢高 明祖文義 明初文字之
禍 明初文人多不仕 胡藍之獄 涂節汪廣
洋之死 明祖晚年去嚴刑 明祖多養異姓為
子 明初徙民之令 明分封宗藩之制 明官

俸最薄 明宮殿凡數次被災 明正后所生太

子 明宮人殉葬之制 明代選秀女之制

卷三十三 明史

明初吏治 因部民乞畱而畱任且加擢者 特

簡廷臣出守 遣大臣考察官吏 重懲貪吏

明大臣久任者 大臣薦舉 明內閣首輔之權

最重 明翰林中書舍人不由吏部 明吏部權

重 揚州同時四知府 永樂中海外諸番來朝

卷三十四 明史

明中葉南北用兵強弱不同 明邊省攻勦兵數
最多 用兵有御史核奏 將帥家丁 景泰帝

欲仍立沂王 成化嘉靖中方技授官之濫 成
化嘉靖中百官伏闕爭禮凡兩次 正德中諫南
巡受杖百官 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 明中葉
才士傲誕之習 明仕宦僭越之甚 擅撻品官
明鄉官虐民之害 吏役至大官 海外諸番
多內地人爲通事 嘉靖中倭寇之亂 外番借
地互市 天主教

卷三十五 明史

萬歷中礦稅之害 萬歷中缺官不補 三案
三案俱有故事 張居正久病百官齋禱之多
明言路習氣先後不同 明末書生悞國 明代

宦官 魏闔生祠 闔黨

卷三十六 明史

汪文言之獄 明末遼餉勦餉練餉 明末督撫
之多 明末巡撫多由邊道擢用 明季遼左陣
亡諸將之多 明末督撫誅戮之多 四正六隅

明末僭號者多 疎屬 流賊僞官號 明從賊

官六等定罪 明代先後流賊 唐賽兒 劉千

葉宗雷等 鄧茂七 李添保 黃蕭養 劉六
劉七 齊彥名 趙瘋子 江西盜 四川盜 曾一
儒 本 徐鴻 劉香

廿二史劄記卷一

陽湖 趙翼 雲崧

司馬遷作史年歲

司馬遷報任安書謂身遭腐刑而隱忍苟活者恐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論者遂謂遷遭李陵之禍始發憤作史記而不知非也其自序謂父談臨卒屬遷論著列代之史父卒三歲遷爲太史令卽緇石室金匱之書爲太史令五年當太初元年改正朔正值孔子春秋後五百年之期於是論次其文會草創未就而遭李陵之禍惜其不成是以就刑而無怨是遷爲太史令卽編纂史事五年爲太初元年則初爲太史令時乃元封二年

也元封二年至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已十年又報任安書內謂安抱不測之罪將迫季冬恐卒然不諱則僕之意終不得達故畧陳之安所抱不測之罪緣戾太子以巫蠱事斬江充使安發兵助戰安受其節而不發兵武帝聞之以為懷二心故詔棄市此書正安坐罪將死之時則征和二年間事也自天漢二年至征和二年又閱八年統計遷作史記前後共十八年况安死後遷尙未亡必更有刪訂改削之功蓋書之成凡二十餘年也其自敘未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

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班固作史年歲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表多用史記文其所撰述不過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君臣事蹟且有史遷創例於前宜其成之易易乃考其始末凡經四人手閱三十四年始成完書然後知其審訂之密也據後漢書班固傳固父彪接遷書太初以後繼探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

十篇是彪已有撰述也固以父書未詳欲就其業會有人告其私改國史明帝閱其書而善之使固終成之固乃起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爲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永平始受詔積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是固成此書已二十餘年其八表及天文志尙未就而固已卒和帝又詔其妹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是固所未成又有妹爲之卒業也漢書始出多未能通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是昭之外又有馬續也百篇之書得之于史遷者已居其半其半又經四人之手而成其後張衡又條上漢書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盧植馬日磾楊彪蔡邕韓說等校書東觀又補續漢記則是書亦尙有未盡善者益信著書之難也

各史例目異同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尙書事爲春秋其後沿爲編年記事二種記事者以一篇記一事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編年者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爲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魏禧序十國春秋謂遷僅工於文班固則密於體

以是爲史漢優劣不知無所因而特創者難爲功有所本而求精者易爲力此固未可同日語耳至於篇目之類固不必泥於一定或前代所有而後代所無或前代所無而後代所有自不妨隨時增損改換今列二十二史篇目異同于左

本紀 古有禹本紀尙書世紀等書遷用其體以敘述帝王惟項羽作紀頗失當故漢書改爲列傳三國志亦但有魏紀而吳蜀二主皆不立紀以魏爲正統故也後漢書又立皇后紀蓋彷彿史漢呂后紀之例不知史遷以政由后出故高紀後卽立后紀至班固則先立孝惠紀孝惠崩始立后紀其體例已截然以少帝旣廢所立者

非劉氏子故不得以僞主紀年而歸之於后也若東漢則各有帝紀卽女后臨朝而用人行政已皆編在帝紀內何必又立后紀新唐書武后已改唐爲周故朝政則編入后紀宮闈瑣屑事仍立后傳較有斟酌宋史度宗本紀後附瀛國公及二王不曰帝而曰瀛國公曰二王固以著其不成爲君而猶附於紀後則以其正統緒餘已登極建號不得而沒其實也至馬令陸游南唐書作李氏本紀吳任臣十國春秋爲僭大號者皆作紀殊太濫矣其時已有梁唐晉漢周稱紀諸國皆偏隅何得亦稱紀耶金史於太祖本紀之前先立世紀以敘其先世此又彷彿尙書世紀之名最爲典切

世家 史記衛世家贊余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記王侯諸國漢書乃盡改為列傳

按班固傳改世家為列傳係其父彪變例

傳者傳一人之生平也王侯開國子孫世

襲故稱世家今改作傳而其子孫嗣爵者又不能不附

其後究非體矣然自漢書定例後歷代因之晉書於僭

偽諸國數代相傳者不曰世家而曰載記蓋以劉石苻

姚諸君有稱大號者不得以侯國例之也歐陽修五代

史則於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北漢楚吳越閩南平皆

稱世家宋史因之亦作十國世家遼史於高麗西夏則

又變其名曰外記

表 史記作十表昉於周之譜牒與紀傳相為出入凡

列侯將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為立傳此外大臣

無功無過者傳之不勝傳而又不容盡沒則於表載之

作史體裁莫大於是故漢書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記中

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六國表皆無與於漢也其餘

諸侯皆本史記舊表而增武帝以後沿革以續之惟外

戚恩澤侯表史記所無又增百官公卿表最為明晰另

有古今人表既非漢人何煩臚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

評殊屬贅設也後漢三國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及南北

史皆無表新唐書宰相方鎮宗室世系三表薛五代史

無表歐五代史亦無表但有十國世家年譜宋史有宰

相宗室二表遼史立表最多有世表皇子表公主表皇

族表外戚表遊幸表部屬表屬國表表多則傳可省此
作史良法也金史宗室交聘二表元史后妃宗室世系

諸王公主三公宰相六表明史諸王功臣外戚宰輔七

卿共五表

後人有因各史無表而補之者伏无忌黃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
侯表邊韶崔寔延篤作百官表皆不傳袁希之又有漢表能方有後

漢表李壽作歷代宰相年表皆所以補前人之缺近時萬斯同又取歷代
正史之未著表者一一補之凡六十篇益以明史表十三篇最為詳贍

書志 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漢書因之作

十志律歷志則本於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於禮書

樂書也食貨志則本於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於封禪

書也天文志則本於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於河渠書

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後律歷禮樂

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後漢書改地理為郡

國又增禮儀祭祀百官輿服四志三國無志晉宋齊書

大概與前書同惟宋書增符瑞志齊書亦有祥瑞志梁

陳書及南史無志魏書改天文為天象地理為地形祥

瑞為靈徵餘皆相同而增官氏釋老二志齊周及北史

皆無志隋書本亦無志今志乃合梁陳齊周隋并撰者

其藝文則改為經籍新唐書增儀衛選舉兵制三志薛

五代史志類有減無增歐五代史另立司天職方二者

亦即天文地理而變其名也宋史諸志與前史名目多

同惟遼史增營衛捺鉢部族兵衛諸志其國俗然也金

元二史志目與宋史同惟少藝文耳明史志目與宋史

同其藝文志內專載明人著述而前代書流傳於世者

不載

列傳 古書凡記事立論及解經者皆謂之傳非專記

一人事蹟也說見咳餘叢考其專記一人爲一傳者則自遷始又

於傳之中分公卿將相爲列傳其儒林循吏酷吏刺客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等又別立名目以類相從自後作史者各就一朝所有人物傳之固不必盡拘遷史舊名也如漢書少刺客滑稽日者龜策四傳而增西域傳蓋無其不妨缺有其事不妨增至外夷傳則又隨各朝之交兵通貢者而載之更不能盡同也惟貨殖一欵本可不立傳而漢書所載貨殖又多周秦時人與漢無涉殊亦贅設後漢書於列傳儒林循吏酷吏外

又增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等傳三國志名目有減無增晉書改循吏爲良吏方術爲藝術不過稍易其名又增孝友忠義二傳其逆臣則附於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宋書但改佞幸爲恩倖其二凶亦附卷末齊書改文苑爲文學良吏爲良政隱逸爲高逸孝友忠義爲孝義恩倖爲倖臣亦稍變其名其降敵國者亦附卷末梁書改孝義爲孝行又增止足一欵其逆臣亦附卷末陳書及南史亦同惟侯景等另立賊臣名目後魏書改孝行爲孝感忠義爲節義隱逸爲逸士宦者爲閹宦亦稍變其名其劉聰石勒晉宋齊梁俱入外國傳北齊各傳名目無所增改周書增附庸一欵隋書改忠義爲

誠節孝行又爲孝義餘皆與前史同而以李密楊元感
次列傳後字文化及王世充附于卷末北史各傳名目
大概與前史同增僭僞一欸舊唐書諸傳名目亦與前
史同其安祿山等亦附卷末不另立逆臣名目新唐書
增公主藩鎮姦臣三欸逆臣中又分叛臣逆臣爲二亦
附卷末薛五代史增世襲一欸歐五代史另立家人義
兒伶官等傳其歷仕各朝者謂之雜傳又分忠義爲死
節死事二欸又立唐六臣傳蓋五代時事多變局故傳
名亦另翔也宋史增道學一欸及周三臣傳餘與前史
同遼史改良吏爲能吏餘與前史同另有國語解金史
無儒學但改外戚爲世戚文苑爲文藝餘與前史同亦
另有國語解元史增釋老餘亦與前史同明史各傳名
目亦多與前史同增閹黨流賊及土司傳

史記編次

史記列傳次序蓋成一篇卽編入一篇不待撰成全書
後重爲排比故李廣傳後忽列匈奴傳下又列衛青霍
去病傳朝臣與外夷相次已屬不倫然此猶曰諸臣事
皆與匈奴相涉也公孫宏傳後忽列南越東越朝鮮西
南夷等傳下又列司馬相如傳相如之下又列淮南衡
山王傳循吏後忽列汲黯鄭當時傳儒林酷吏後又忽
入大宛傳其次第皆無意義可知其隨得隨編也

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

漢書司馬遷傳謂史記內十篇有錄無書顏師古註引張晏曰遷沒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斬蒯成列傳凡十篇元成間褚少孫補之文詞鄙陋非遷原本也是少孫所補祇此十篇然細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孫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見及鈞弋夫人生子武帝將立為太子而先賜鈞弋死又衛青本平陽公主騎奴後貴為大將軍而平陽公主寡居遂以青為夫等事田仁傳後增仁與任安皆由衛青舍人選入見帝二人互相舉薦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張蒼申屠嘉傳後增記征和以後為相者車千秋之外有韋賢

魏相丙吉黃霸皆宣帝時也韋元成匡衡則元帝時也此皆少孫別有傳聞綴於各傳之後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為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又有就史遷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後敘其子孫有至地節二年者則宣帝年號也齊悼惠王世家後敘朱虛侯子孫有至建始三年者則成帝年號也此亦皆在遷後而遷書內見之則亦少孫所增入也又史記匈奴傳太初四年且鞮侯單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歸又明年漢使李廣利擊右賢王於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敗降匈奴則天漢二年也又二年漢使廣利出朔方與匈奴連

戰十餘日廣利聞家已族滅遂降匈奴則應是天漢四年事然漢書武帝紀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與此傳同而廣利之降則在征和三年距天漢四年尚隔七年殊屬歧互不知者必以史遷爲及身親見與班固事後追書者不同自應以史記爲準然征和元年巫蠱事起二年太子斬江充戰敗自殺而廣利之降則以太子旣死之明年廣利出擊匈奴丞相劉屈氂餞於郊外廣利以太子旣死屬屈氂勸上立昌邑王爲太子昌邑王者廣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廣利甥也此語爲人所告發帝遂誅其家廣利聞之乃降匈奴是廣利之降在衛太子死後而太子之死寔在征和二年此等大事漢書本紀編

年記載斷無差誤則廣利之降必不在天漢四年明矣再以漢書匈奴傳核對則李陵降匈奴以前皆與史記匈奴傳同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兵與單于連戰十餘日無所得乃引還並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狐鹿姑單于立是爲漢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漢乃又遣廣利出塞戰勝追北至范夫人城聞妻子坐巫蠱事被收乃降匈奴計其歲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與武帝紀相合則知史記匈奴傳末所云天漢四年廣利降匈奴者非遷原本也遷是時目擊其事豈有錯誤年歲至此蓋遷所作傳僅至李陵降後二年廣利出塞不利引還便止

遷自敘謂說於太初則并在陵降匈奴之前

而褚少孫於數十年後但知廣利降匈奴之事不復細考年代卽以係於天漢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錯誤也可知史記十篇之外多有少孫所竄入者

按史公自敘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訂成全書其十篇之缺乃後人所遺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於後人補之也班固作遷傳但云十篇有錄無書而不言少孫所補然班書內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陽公主以衛青爲夫等事皆採少孫語入列傳則知少孫所補久附史記並傳矣

又按史公自序作武帝紀謂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舉封禪改正朔易服色故作今上本紀是遷所作武紀凡征匈奴平兩越收朝鮮開西南夷以及修儒術改夏正等事必按年編入非僅侈陳封禪一事也今少孫所補則係全取封禪書下半篇所敘武帝事遂以作武帝本紀凡封禪書中所云今上皆改曰武帝中尚有一今上字未改其文字稍異者惟亳人謬忌武紀改云薄誘忌少翁以書置牛腹中天子識其手書武紀改云天子疑之有識其手書者而已武紀贊亦全用史公封禪書後文無一字改易因思少孫所補大概多抄錄舊文不必自作如龜策傳內宋元王與衛平論龜之文皆是韻語此必掌故中本有此

文字其後所云首仰首俛足開盼開之類亦是當時
龜卜成法特少孫抄入以補缺耳至扁鵲倉公傳雖
非少孫所補然淳于意答文帝詔問之語所治何人
所療何症自成一篇亦必當時有此現成文字而抄
入者使史遷爲之必不如此瑣屑竊意扁鵲傳史遷
原文也倉公傳亦少孫抄入者也

褚少孫沛人嘗受詩于王式後應博士弟子選由是
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長宏唐長實與少孫同
受業王式漢書儒林傳

史記有後人竄入處

史記田儋傳贊忽言蒯通辨士著書八十一篇項羽欲
封之而不受此事與儋何涉而贊及之司馬相如傳贊

謂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楊雄以爲
靡麗之賦勸百諷一猶馳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
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於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
莽時人史遷何由預引其語此并非少孫所補而後人
竄入者也漢書相如傳贊正同豈本是班固引雄言作
贊而後人反移作史記傳贊耶外戚世家敘衛子夫得
幸之處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孫所改耳

史記律書卽兵書

史記所缺十篇張晏謂禮書樂書兵書顏師古據史記
目錄但有律書而無兵書以駁張晏之誤不知律書卽
兵書也遷自序云非兵不強非德不昌司馬法所從來

尚矣太公孫吳王子

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故作律書云

云是遷所作律書即兵書也今褚少孫所補序亦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重遂極論秦時黷武漢定天下偃兵息戰等事是亦尚見兵律相關之意而其傳則又專序律呂上生下生之法與兵事毫不相涉此篇最無頭緒蓋少孫補作時見遷序目有司馬法太公孫吳字樣故其序以兵律相關為言至其正文則以律書為名遂專取律呂以實之而與兵事不相涉也張晏謂兵書者專指史遷序目而言顏師古駁之者專據少孫所補律呂而言度史遷原文必有兵與律相應之故惜不可考矣

史記變體

史記曹參世家敘功處絕似有司所造冊籍自後樊噲酈商夏侯嬰灌嬰傳寬斬欵周緜等傳記功俱用此法并細敘斬級若干生擒若干降若干人又分書身自擒斬若干所將卒擒斬若干又總敘攻得郡若干縣若干擒斬大將若干裨將若干二千石以下若干纖悉不遺另成一格蓋本分封時所據功冊而遷料藹存之者也

張良傳以諸將未定封上急趣承相御史定功行封是必先有功冊

然亦可見漢初起兵即令諸將

各立簡牘以紀勞績無枉無濫所以能得人死力以定大業也又張蒼任敖周昌合為一傳竇嬰灌夫田蚡亦合為一傳似斷不斷似連不連此又是一體漢書皆全

用之漢書韓安國傳下半篇全載王恢與安國辨論擊匈奴事一難一答至十餘番不下斷語亦一奇格

漢王父母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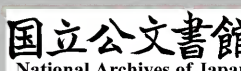
高祖稱漢王之二年定三秦將五諸侯兵破彭城尋為項羽所敗西奔過沛使人求家室家室已亡去道遇孝惠魯元公主載以行而家屬反遇楚軍為羽所得常置軍中為質據史記謂是時羽取漢王父母妻子置軍中漢書則但謂取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其後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以鴻溝為界遂歸漢王家屬據史記謂歸漢王父母妻子而班書亦但言歸太公呂后而不言父母妻子蓋以高祖之母久已前死高祖起兵時母死於小黃羽所得

者但有太公呂后而以史記所云父母妻子者不過家屬之通稱非真有母與子在項羽軍中故改言太公呂后也不知高祖母雖已前死而楚元王為高祖異母弟

則高祖尚有庶母也

史記謂同母少弟漢書則謂同父少弟顏師古註言同父則知其異母也按吳王濞傳量錯曰高帝大封同姓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則元王乃異母弟無疑陸機漢高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正指侯公說項羽歸漢王家屬之事曰皇媼來歸明言漢高之母也

孝惠帝尚有庶兄肥後封魯為悼惠王當高祖道遇孝惠時與孝惠偕行者但有魯元公主則悼惠未偕行可知也悼惠既未偕行又別無投歸高祖之事則必與太公呂后同為羽所得故高祖有子在項軍也然則史記所謂父母妻子乃無一字虛設而漢書改云太公呂后轉疎漏矣



五世相韓

史記稱張良以五世相韓故為韓報仇然五世指韓王而言謂韓王五世皆張氏為相非張氏五世皆相韓也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及宣惠王襄哀王良父相釐王及悼惠王是為五世顏師古註從昭侯至悼惠王凡五君也

過秦論三處引用

賈誼過秦論大指謂秦尚法律不施仁義以至一夫作難天下土崩史遷用之秦本紀後最為切當乃褚少孫又引之於陳涉世家後則以其中有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數語故牽用之然已非正旨矣班固又於陳涉項羽

傳後引此及史遷所論項羽者以作二人傳贊未免數典而忘其祖也 再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文而即以為已作未嘗自言引用史遷云云所引過秦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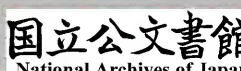
及戰國策陸賈新語之文亦即以為已作未嘗自言引用某人蓋古人著述往往如此不以抄竊為嫌也 漢書五行志記

秦始皇瀆池君遺璧之事却書明引用史記之文

史記自相岐互處

史記田儋傳項梁趣齊進兵共擊章邯儋欲楚殺田儋然後出兵據項羽紀項梁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殺之不義而田榮傳則以此語為楚懷王之言

齊悼惠王傳悼惠子哀王將發兵誅諸呂乃先誘燕王



劉澤入齊使祝午至燕發其國兵并將之澤不得歸乃
願往長安議立哀王為帝哀王遂資其行而澤傳不言
被誘入齊事但云太后崩澤即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
孤弱遂與齊合兵而澤先至長安漢書亦同

朱建傳謂黥布欲反建諫之不聽布誅建得不誅事在
黥布傳中云云今布傳無此語

佞幸傳序高祖有籍孺孝惠有閔孺而朱建傳又云孝
惠有閔籍孺是并二人為一人漢書亦云閔籍孺

酈食其傳既敘食其見高祖之事而朱建傳又重敘酈
生見高祖之事與彼傳小異

周仁傳仁以不潔清得幸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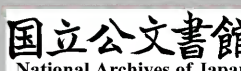
所言景帝以此再自幸其家按既云景帝崩乃又云景
帝再幸其家文義不順漢書刪景帝崩三字便明

田仁傳戾太子斬江充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之事既
云丞相令司直田仁閉守城門因縱太子下吏誅死下

又云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族死陘城文既繁
復且不可解

史漢不同處

一代修史必備眾家記載兼考互訂而後筆之於書觀
各史藝文志所載各朝文士著述有關史事者何啻數
十百種當修史時自必盡取之彼此校核然後審定去
取其所不取者必其記事本不確實故棄之而其書或



十二史答言 卷一
間有流傳好奇之士往往轉據以駁正史此妄人之見也卽如班固作漢書距司馬遷不過百餘年其時著述家豈無別有記載倘遷有錯誤固自當據以改正乃今以漢書比對武帝以前如高祖紀及諸王侯年表諸臣列傳多與史記同并有全用史記文一字不改者然後知正史之未可輕議也其間有不同者張泌有漢書刊誤朱子文有漢書辨正劉巨容有漢書纂誤今皆不傳現存者惟劉敞漢書刊誤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皆不過就本書中穿穴訂正非於此二書外別有援據以資辨駁也劉仁翁有班馬異同蓋亦就史記漢書歧互處分別指出今少有其本姑以二書比對摘其不同者列

於後

韓信擊魏豹史記在漢三年漢書在二年韓信襲殺龍且史記在三年漢書在四年諸侯會垓下史記在四年漢書在五年項羽使海春侯曹咎守成皐爲漢王所虜史記在劉項同軍廣武之後漢書在同軍廣武之前徙王韓信於楚史記在漢王卽帝位後漢書在殺羽未卽位前蕭何造未央宮史記在八年漢書在七年黥布封九江王後史記謂七年朝陳八年朝洛陽漢書謂六年朝陳七年朝洛陽二書紀事每差一年

項羽陳涉二人史記稱項王陳王漢書改爲列傳故皆稱名

史記項羽立田都爲齊王田榮怒乃殺都自立爲齊王
漢書謂榮攻都都走降楚

史記項紀高紀皆言項羽徙義帝長沙都郴使衡山王
臨江王擊殺義帝漢書高紀則云羽使九江王布擊殺

義帝于郴

顏師古註謂衡山臨江九江三王羽皆使殺義帝而擊殺者乃九江王也

史記項紀楚軍敗于定陶項梁死楚懷王恐乃從盱眙
徙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漢書謂羽與沛公等聞
項梁死乃徙懷王都于彭城

項羽分王諸將史記先敘諸將分王畢方敘徙楚懷王
於長沙漢書則先敘徙懷王然後分王諸將

史記分王諸將韓王成都陽翟漢書無都陽翟三字以

成雖有此封實未至國也

按史記成無軍功羽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殺之

史記田榮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漢書彭越擊殺
田安榮遂王三齊

史記項羽美人名虞漢書謂姓虞氏

史記漢騎將追項羽爲羽所叱人馬俱驚者爲赤泉侯
而不著姓名漢書則曰楊喜然史記羽死後分其四體
者有楊喜又不言卽赤泉侯

史記張耳傳外黃富人女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謂
所嫁者乃庸奴故逃之至父客處也漢書謂庸奴其夫
亡抵父客則富人女以夫爲庸奴故去之也

史記盧縮陳豨分兩傳漢書兩人合爲一傳以縮之反

因陳豨事見疑而起也

荆王劉賈史記謂不知其何屬漢書謂高祖從父兄

燕王劉澤史記謂諸劉遠屬漢書謂高祖從祖兄弟

任敖傳史記謂高后崩敖不與大臣共誅諸呂故免官

漢書謂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官

史記倪寬在儒林尚書條內董仲舒在儒林春秋條內

漢書皆改入列傳

史記循吏傳載周秦間人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

離漢書所載則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龔遂召信臣皆漢

人也

史記張湯在酷吏傳漢書以其子孫多為名公卿乃以

湯另入列傳其他酷吏游俠佞幸內較史記各有所增

則皆遷以後人也惟貨殖傳多仍史記之舊列入白圭

猗頓烏氏倮巴寡婦清等但去子貢耳試思漢書也而

敘周秦間人耶

史記儒林傳以詩為首次尚書次禮次易次春秋漢書

儒林傳以易為首次尚書次詩次禮次春秋

史記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

副也薛有作冠師故令其副至薛使冠師治之漢書但云令求盜之薛治

刪一之字便不明

求盜者亭長之

史記秦始皇以東南有天子氣乃東游以厭之高祖即

自疑隱于芒碭山澤之間呂后以其所居處常有雲氣

求輒得之漢書刪却即自疑三字高祖以匹夫而以天

子自疑正見其志氣不凡也漢書刪此三字便覺無意
史記沛公破豐命雍齒守之齒以豐降魏沛公攻之不
能下項梁益沛公五千兵攻豐而不言攻之勝負漢書
則云攻豐拔之雍齒奔魏

史記漢王敗入關又東出袁生說漢王出武關令滎陽
成臯間且得休息漢書作轅生

陳涉傳漢書改伍徐曰伍逢朱房曰朱防

史記項羽燒秦宮室東歸說者譏其沐猴而冠漢書說
者乃韓生也

吳王濞傳史記高祖封兄仲為郟陽侯漢書作合陽侯
韓信傳史記漢王之敗彭城信收兵與漢王會滎陽漢

書謂信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按是時信未有分地從何
發兵蓋收集潰卒耳收字得實

張良傳史記載其所致四皓姓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
里季夏黃公漢書但云四人不著氏名

周勃傳史記沛公拜勃為虎賁令漢書作襄賁令

史記周文漢書作周仁張叔漢書作張歐

史記梁平王傳有告變者曰類犴反漢書作犴反又史
記告變後驗實削梁八城梁尚有十城漢書則云削五

縣尚有十城

史記田蚡傳景帝後三年封蚡為武安侯漢書則云武
帝初即位蚡以舅封武安侯按景帝後三年正是武帝

卽位之歲蚡乃武帝所封特是時尚未改元故耳
李廣傳史記廣爲匈奴所得絡而盛兩馬間廣佯死脫
其旁一胡兒騎善馬乃忽騰而上推墮兒乘其馬歸漢
書謂抱胡兒鞭馬南馳

李陵傳史記陵降匈奴漢聞單于以女妻陵遂族其母
妻子漢書謂漢聞李陵教匈奴爲兵遂族其母妻子後
乃知教兵者李緒非李陵也

史漢互有得失

垓下之戰 史記高祖紀敘韓信孔將軍費將軍等戰
頗詳漢書高祖紀但撮敘數語然殺項羽是漢王一大事
漢書畧之殊失輕重

高祖紀末 史記但記其諸子漢書獨總敘高祖之明
達好謀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史記少此議論又史
記高祖既敘高祖八男而呂后紀內又敘之殊復漢書
兩紀俱不敘另立高五王傳

孝文紀 史記於後六年忽總敘帝之節儉寬厚下方
敘後七年六月帝崩殊屬非法總敘自應在帝崩後也
漢書取此語作贊

吳王濞傳 史記量錯議削諸王地楚王戊以在薄太
后服中有姦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會稽二郡及前
二年削趙王河間郡膠西王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
王恐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按是時廷臣所議削者卽豫

章會稽也故下文云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今先云削吳之豫章會稽下又云方議削吳是又於二郡外再議削矣則下文所謂及削豫章會稽書至者又何說耶漢書先刪去削豫章會稽字但云削楚及趙膠西地廷臣方議削吳及削豫章會稽書至吳王遂反較爲明晰

七國反時 史記謂膠西王聽吳王計約同反遂發使約齊臨菑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漢書獨無濟北按齊孝王傳是時孝王狐疑不同反尋被臨菑等三國圍急陰與三國通謀會路中大夫來告漢兵且至遂堅守及漢將爰布等解三國圍後聞齊亦通謀將伐之孝王懼

自殺而濟北王以城壞未完即中令刼守其王不得發兵故亦不同反後聞齊王自殺濟北王亦欲自殺梁孝王爲之辨雪乃得不坐鄒陽傳據此則齊與濟北二王亦非必能堅守之人史記謂膠西來約同反時齊濟北皆許諾從其實也漢書獨無濟北則以其未成反也然以其未成反而遂不列於約反之內則齊王不惟不反且有堅守之功何以轉列於從反之內乎豈以齊王自殺遂坐以反謀濟北免罪則并其先欲從而不得反之處概爲隱諱耶

四國攻臨菑時 史記謂膠西爲渠率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臨菑漢書則云膠西膠東爲渠率與菑川濟南

其攻臨菑按膠西聽吳王之謀使人約諸王反則主兵者膠西也漢書增膠東爲主謀亦非

淮南厲王傳 史記高帝過趙趙王獻美人帝幸之有身會貫高等謀反帝令盡捕趙王家屬繫之美人亦在繫中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方怒未理及美人生厲王卽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令呂后母之漢書敘事亦同而改美人告吏曰得幸上有子按是時厲王尙未生也何得先言有子史記以爲有身較穩

厲王以罪廢徙蜀 史記謂一路傳送者皆不聽發車封王謂侍者曰吾以驕故不聞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按旣不發封則王在車中與誰語若有人共語則餓死後豈不聲言直待雍令發封始知耶漢書先敘王語方敘傳送者不敢發封以致餓死文義較明

廿二史劄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漢書移置史記文

漢書武帝以前紀傳多用史記原文惟移換之法別見
剪裁如鴻門之會沛公危急賴項伯張良樊噲等得免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去范增鴻溝解兵張良陳平勸漢王追楚漢王至固陵
彭越韓信兵不至用張良策分地王之遂皆會兵等事
史記皆詳於項羽本紀中漢書則項羽傳畧敘數語而
此等事皆詳於高祖紀內蓋史記爲羽立紀在高紀前
故大事皆先載羽紀使閱者得其大概而其下諸紀傳

十二身各言 卷二
自可了然漢書則項羽改作列傳次於帝紀世家之後而高紀則在首卷故此等事必先於高紀詳之而羽傳不必再敘也

呂后殺戚夫人及趙王如意史記載呂后紀內而外戚傳敘呂后處不復載漢書呂后紀專載臨朝稱制之事而殺戚姬等事則入外戚傳中蓋紀以記朝政傳以詳細事固各有所當也

齊悼惠王來朝惠帝庶兄也帝以家人禮使坐上坐呂后怒欲酖之帝起取卮爲壽呂后恐急自起泛卮此事史記在呂后紀內漢書則入於齊悼惠傳而呂紀不載韓信從至漢中不見用亡走蕭何自追之薦於漢王遂

拜大將史記在信傳內漢書已詳其事於高紀故信傳不復敘

蒯通說范陽令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史記在張耳陳餘傳內漢書另立通傳詳其事故耳餘傳僅摘敘數語

盧縮反高祖親擊邯鄲卽用趙人爲將史記詳於縮傳漢書入高紀故縮傳不載

史記韓信傳贊另提出信貧時葬母度其旁可置萬家以見其志度不凡漢書則以此敘入信傳

韓信將擊齊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蒯通曰將軍受詔擊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得無行也史記詳信傳內

漢書另入通傳

蒯通說信三分鼎足之計至數千言史記在信傳內漢書亦另入通傳

吳楚反袁盎對景帝以為不足憂鼂錯在旁善其語上問盎計安出盎請屏人語惟錯尚在盎又謂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并屏錯避入東廂盎遂請斬錯以謝七國上因斬錯史記以此事敘在吳王濞傳內漢書敘入錯傳而濞傳刪之

淮南王安與伍被謀反被先諫之繼又為畫策其文甚麗史記載入淮南王世家內漢書另立伍被傳載此文而安傳刪之

田叔傳史記載高祖過趙媢罵趙王王之臣趙午貫高等不平謀逆後事發收捕趙王等漢書以此事敘入趙王傳故田叔傳不復詳敘

漢書多載有用之文

晉張輔論史漢優劣謂司馬遷敘三千年事惟五十餘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餘萬言以此分兩人之高下然有不可以是為定評者蓋遷喜敘事至於經術之文幹濟之策多不收入故其文簡固則於文字之有關於學問有繫於政務者必一一載之此其所以卷帙多也今以漢書各傳與史記比對多有史記所無而漢書增載者皆係經世有用之文則不得以繁冗議之也

十二史答言 卷二
摘開于後

賈誼傳史記與屈原同傳以其才高被謫有似屈原故列其弔屈賦鵬鳥賦而治安策竟不載按此策皆有關治道經事綜物兼切於當日時勢文帝亦多用其言何得遺之漢書全載

鼂錯傳載其教太子一疏言兵事一疏募民徙塞下等疏賢良策一道皆有關世事國計路溫舒傳載尙德緩刑疏

賈山傳載其至言

鄒陽傳載其諷諫吳王濞邪謀一書

枚乘傳載其諫吳王謀逆一書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論伐匈奴事恢主用兵安國主和親反覆辨論凡十餘番皆邊疆大計

公孫宏傳載其賢良策并待詔時上書一道帝答詔一道

以上皆史記無而漢書特載之者其武帝以後諸傳亦多載有用章疏

韋元成傳載其宗廟議禮之文原本經義可爲後世法而并及匡衡王舜劉歆等所論廟制按匡衡等皆元成以後之人與元成何涉以其於禮制互相發明故并載元成傳內

匡衡傳載其所上封事元帝時論教化之原成帝時論

燕私之累皆有關於君德

總計漢書所載文字皆有用之文至如司馬相如傳所載子虛賦喻蜀文諫獵疏宜春宮賦大人賦史記楊雄傳載其反離騷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解嘲解難法言序目此雖無關於經術政治而班固本以作賦見長心之所好愛不能捨固文人習氣而亦可為後世詞賦之祖也

漢書增傳

漢書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記舊文間有史記無傳而增立者今列於後

史記無吳芮傳蒯通則附韓信傳內伍被則附淮南王傳內漢書俱另立傳

史記有齊悼惠王世家而趙隱王如意趙共王恢燕靈王建皆無傳趙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內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闕之漢書皆立傳

景帝子為王者十三人史記以同母者為一宗作五宗世家漢書則十三王各立傳而河間獻王傳詳敘其好古愛儒所積書與漢朝等魯共王傳敘其好治宮室壞孔子宅廣其宮因得壁中古書史記皆不載史記張騫附衛青傳後寥寥數語而詳其事于大宛傳漢書另立騫傳

史記李陵附李廣傳後但云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

與單于戰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餘人蓋遷以陵事得禍故不敢多爲辨雪也漢書特爲陵立傳詳敘其戰功極有精采并述司馬遷對上之語爲之剖白
史記無蘇武傳蓋遷在時武尙未歸也漢書爲立傳敘次精采千載下猶有生氣合之李陵傳慷慨悲涼使遷爲之恐亦不能過也魏禧謂固密於體而以工文專屬之遷不知固之王於文蓋亦不減子長耳

漢書增事蹟

韓信傳信貧時葬母營高燥地度其旁可置萬家史記以此事作贊漢書則敘於傳內又增漢王使信擊魏豹
信問酈生魏得無用田叔爲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又增信旣虜豹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北舉趙東擊齊絕楚糧道與大王會滎陽漢王卽與兵三萬史記但云漢王遣張耳與信北擊趙代

楚元王傳史記但載其封國生卒及子孫承襲之事漢書增元王少時嘗與穆生申生受詩於浮邱伯後隨高祖軍中出入卧內及封楚王又遣子郢至長安與申公仍從浮邱卒業申公好詩爲魯詩元王次之其詩傳號曰元王詩并其孫戊襲位初爲穆生設醴後竟胥靡申公等事

蕭何傳漢書增項羽負約封沛公於巴蜀爲漢王漢王

怒欲攻羽蕭何力言不可乃之國

王陵傳史記呂后欲王諸呂問陵陵曰不可問陳平平曰可漢書增陵責平負先帝約及平自解之語

淮南王安好文學及神仙之事其始固賢王也史記世家開首卽敘其以父厲王死怨望欲叛初不述其賢行并其諫伐南粵一書最可傳者亦但載入嚴助傳而安世家內不載漢書則增其好學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多中書八篇言神仙黃白之事武帝好文每作報書必令司馬相如等視草及安入朝獻賦頌等事

石慶傳漢書增武帝責丞相一詔

李廣傳漢書增廣斬霸陵尉自劾武帝不責反加獎譽

一詔

衛青傳漢書增青初爲平陽公主騎奴及後貴爲大將軍而平陽主以夫曹壽有惡疾當另嫁問左右列侯誰賢左右皆以大將軍對主笑曰是常騎從我奈何用爲夫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遂以青尙主按此事本在褚少孫外戚世家遺事內史遷是時目擊其事而不載入傳蓋其時青正貴盛不敢直書以取怨也漢書蓋卽取少孫所補

公孫宏傳漢書增宏沒後爲相者李蔡等十餘人盡誅惟石慶得善終正以見宏之能得君也

鄭當時傳末漢書增翟公罷官賓客皆散後復官舊時

十二史劄記 卷二
賓客又將來乃署其門有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等語此
本史記引之作贊語已無甚關涉而漢書增入當時傳
中尤覺無謂

漢書書恒山王

漢書呂后紀孝惠帝張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
名之立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太后稱制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宏為襄城侯朝為軹侯
武為壺關侯四年帝自知非皇后子而所生母被殺出
怨言太后乃廢之以幽死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太后崩
大臣以宏及三弟皆非孝惠子共誅之
恩澤表五行志並云皆
呂氏子周勃傳亦云呂
后以計詐名他人子
殺其母令孝惠子之由前所書則強等孝惠後宮子也由後所

書則皆非孝惠子也此已屬岐互且先所書恒山王則
不疑也宏則襄城侯也後忽云立恒山王宏為帝更不
明晰據史記則襄城侯本名山因常山王即恒山王不疑薨以
山改封常山王更名義後立為帝又名宏始覺了了此
雖小節亦見史記之密

漢書武帝紀贊不言武功

漢書武帝紀贊謂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典太學修郊
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舉封禪紹周後號令
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有三代之風以帝之雄
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是專
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抑思帝之雄才大

十二身各言
畧正在武功因匈奴屢入寇則使衛青七出塞擊收河
南地置朔方郡公孫敖築受降城徐自爲築五原塞千
餘里列亭障至盧胸徙貧民實之又使霍去病六出塞
擊匈奴右地降渾邪王築令居以西置酒泉武威張掖
敦煌四郡又使李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毋寡自燉煌西
至鹽澤起亭障屯田於輪臺渠黎此開境於西與北者
也使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取南粵以其
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
郡此開境於極南者也又使楊僕及橫海將軍韓說等
擊東越東越人殺其王餘善降遂徙東越之民於江淮
而空其地此開境於東境者也又使唐蒙司馬相如諷

諭西南諸夷繼遣中郎郭昌衛平等平南夷爲牂柯郡
邛都爲越巂郡荂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白馬爲
武都郡夜郎滇王先後入朝以滇地爲益州郡此開境
於西南者也又使楊僕及左將軍荀彘擊朝鮮以其地
爲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此開境於東北者也又使
張騫等通西域而三十六國君長皆慕化入貢此開境
於極西者也其中有秦所本有已淪入外國而武帝恢
復之者如朔方朝鮮南越閩越秦時雖已內屬然不盡
羈縻附隸至武帝始郡縣其地也并有秦所本無而新
闢之者西北則酒泉敦煌等郡南則九真日南等郡西
南則益州等郡而西域三十六國又秦時所未嘗聞也

十二史答言 卷二
統計武帝所闢疆土視高惠文景時幾至一倍西域之
通尚無與中國重輕其餘所增地永爲中國四至千萬
年皆食其利故宣帝時韋元成等議以武帝豐功偉烈
奉爲世宗永爲不毀之廟乃班固一概抹煞并謂其不
能法文景之恭儉轉以開疆闢土爲非計者蓋其窮兵
黷武敝中國以事四夷當時實爲天下大害故宣帝時
議立廟樂夏侯勝已有武帝多殺士卒竭民財力天下
虛耗之語至東漢之初論者猶以爲戒故班固之贊如
此其西域傳贊亦謂光武閉玉門關謝外國朝貢雖大
禹之敘西戎文帝之却走馬殆無以過其持論猶此意
也

漢帝多自立廟

西漢諸帝多生前自立廟漢書本紀文帝四年作顧成
廟註帝自爲廟制度狹小若可顧望而成者賈誼策有
云使顧成之廟爲天下太宗卽指此也景帝廟曰德陽
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游元帝廟
曰長壽成帝廟曰陽池俱見漢書註

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漢初諸臣惟張良出身最貴韓相之子也其次則張蒼
秦御史叔孫通秦待詔博士次則蕭何沛主吏掾曹參
獄掾任敖獄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寬魏騎將申屠嘉材
官其餘陳平王陵陸賈酈商酈食其夏侯嬰等皆白徒

十二史劄記 卷二
樊噲則屠狗者周勃則織薄曲吹簫給喪事者灌嬰則
販繒者婁敬則輓車者一時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將相
前此所未有也蓋秦漢間爲天地一大變局自古皆封
建諸侯各君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視爲固
然其後積弊日甚暴君荒主旣虐用其民無有底止強
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禍亂不已再并而爲七國益務戰
爭肝腦塗地其勢不得不變而數千年世侯世卿之局
一時亦難遽變於是先從在下者起游說則范雎蔡澤
蘇秦張儀等徒步而爲相征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
王翦等白身而爲將此已開後世布衣將相之例而兼
并之力尙在有國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

日掃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於是縱秦皇盡滅六國
以開一統之局使秦皇當日發政施仁與民休息則禍
亂不興下雖無世祿之臣而上猶是繼體之主也惟其
威虐毒痛人人思亂四海鼎沸草澤競奮於是漢祖以
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旣起自布衣其臣亦
自多亡命無賴之徒立功以取將相此氣運爲之也天
之變局至是始定然楚漢之際六國各立後尙有楚懷
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
田榮田廣田安田市等卽漢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
彭韓等繼分國以侯絳灌等蓋人情習見前世封建故
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數年而六國諸王皆敗滅漢

十二史劄記 卷二
所封異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敗滅則知人情猶狃於
故見而天意已另換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時尚有
分封子弟諸國迨至七國反後又嚴諸侯王禁制除吏
皆自天朝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又多以事失侯於是
三代世侯世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徵辟選
舉科目雜流之天下矣豈非天哉

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

漢書齊悼惠王傳贊云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諸侯
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漢但爲置丞相而已此可見當
日法制之疎也今按悼惠初封得自置二千石悼惠傳是二
千石得自置也田叔爲人廉直趙相言於趙王張敖卽

以爲郎中

田叔傳

是郎中亦自置也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

大王逐漢所置相二千石而請自置皇帝屈法許之是
并得自置相矣昭書又云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
軍吏者中尉主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從蠻夷來歸
者內史縣令主如淳曰御史以下皆王官也是諸侯王
有此等官以主諸事矣至景帝以梁孝王屬官韓安國
爲梁內史孝王則欲以公孫詭爲之竇太后詔不許是
時已在七國反後故禁令稍嚴武帝以衡山王驕恣乃
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則禁網更密矣其後又有左官附
益阿黨之法諸侯王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悼惠傳贊
蓋法制先疎濶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

武帝年號係元狩以後追建

古無年號卽有改元亦不過以某年改作元年如漢文帝十六年因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爲吉祥乃以明年爲後元年景帝卽位之七年改明年爲中元年又以中元五年改明年爲後元年是也至武帝始創爲年號朝野上下俱便於記載實爲萬世不易之良法然武帝非初登極卽建年號也據史記封禪書武帝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明年至雍郊見五時以後則但云其後其後而不著某年下又云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長星見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元狩是帝至元狩始建年

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不然則武帝六年卽應去建元六年其下所云明年又明年皆可書元光幾年元朔幾年豈不簡易明白而乃云明年後年耶又按武帝自建元至元封每六年一改元太初至征和每四年一改元征和四年後但改爲後元年而無復年號蓋帝亦將終矣

漢儒言災異

上古之時人之視天甚近迨人事繁興情僞日起遂與天日遠一日此亦勢之無可如何也卽以六經而論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尚書次之洪範一篇備言五福六極之徵其他詔誥亦無不以惠迪從逆爲吉凶至詩禮

樂盛于商周則已多詳於人事而天人相應之理畧焉如正月繁霜諸作不一二見也惟春秋記人事兼記天變蓋猶是三代以來記載之古法非孔子所創也戰國紛爭詐力相尚至於暴秦天理幾於滅絕漢興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書而後天之與人又漸覺親切觀五行志所載天象每一變必驗一事推既往以占將來雖其中不免附會然亦非盡空言也昌邑王為帝無道數出微行夏侯勝諫曰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時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實未言乃召問勝勝對洪範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謀上者光安世大驚傳宣帝將祠昭帝廟旄頭劍落泥中刃向乘輿帝令梁邱賀筮之云有兵謀不吉上乃還果有任宣子章匿廟間欲俟上至為逆事發伏誅傳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每先上疏言其將然近者或數月遠或一歲無不屢中傳翼奉以成帝獨親異姓之臣為陰氣太甚極陰生陽恐反有火災未幾孝武園白鶴館火傳是漢儒之言天者實有驗于人故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無復忌諱翼奉謂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變見於星氣猶人之五藏六體藏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伸動于貌也李尋謂日失其度晡昧無光陰雲邪氣在

日出時者爲牽於女謁日出後者爲近臣亂政日中者爲大臣欺誣日入時者爲妻妾役使所營也孔光謂皇之不極則咎徵薦臻其傳曰有日月亂行諸變異也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谷永亦言災異者天所以儆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改則禍消不改則咎罰是皆援天道以証人事若有杪忽不爽者而其時人君亦多遇災而懼如成帝以災異用翟方進言遂出寵臣張放於外賜蕭望之爵登用周堪爲諫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慶忌哀帝亦因災異用鮑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罷孫寵息夫

躬等其視天猶有影響相應之理故應之以實不以文降及後世機智競興權術是尙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無權卽有志圖治者亦徒詳其法制禁令爲人事之防而無復有求端於天之意故自漢以後無復援災異以規時政者間或日食求言亦祇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見但覺天自天人自人空虛寥廓與人無涉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見三夜恒星不見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以及五石隕墜六鷗退飛多麋有蜮鸛鶴來巢晝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八月殺菽之類大書特書不一書如果與人無涉則聖人亦何事多費此筆墨哉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為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曰則洪範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註明何人所作今觀夏侯勝引洪範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未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餘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後見眭孟壽傳贊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於洪範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至尚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範災異其弟子作尚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

昌以尚書教授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洪範五行傳蓋即始昌所作也其後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

漢重日食

漢文帝詔曰人主不德則天示之災今日食適見于天災孰大焉宣帝詔曰皇天見異以戒朕躬光武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百官各上封事上書者不得言聖明帝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雖夙夜勤思而知能不逮今之動變倘有可救其言事者靡有

所諱又詔曰朕以無德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章帝詔曰朕之不德上累三光震慄切切痛心疾首前代聖君博思咨諏有開置反風之應今予小子徒慘慘而已以上諸詔皆有道之君太平之世尙遇災而懼如此他如西漢成帝建始三年河平元年永始二年之詔哀帝元壽元年之詔東漢和帝永元六年之詔雖庸主亦以災異爲憂甚至明帝永平十三年日食三公亦皆免冠自劾蓋漢時去古未遠經傳垂戒之語師友相傳如孔光論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君德衰微則日蝕應之谷永以正月朔日蝕爲兵亂將作劉向并以春秋日

食三十六爲弑君三十六之應鄭興亦疏言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今孟夏純乾陰氣未作其災尤重馬嚴亦疏言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是陰盛凌陽之象也丁鴻亦以爲臣凌君之象蓋皆聖賢緒論期於修德弭災初不以爲次舍躔度之常不關人事也

漢詔多懼詞

文帝詔曰朕以不敏不明而久臨天下朕甚自愧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元帝詔曰元元大困盜賊並興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虧咎至於此朕甚自耻爲民父母若是之薄謂百姓何又詔曰朕矜于王道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違民

心未得東漢明帝詔曰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實賴有德左右小子又詔曰比者水旱不時邊人食寡政失于上人受其咎章帝即位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章不中可不憂歟岐山得銅器詔曰今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曷為來哉和帝詔曰朕奉承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違度而未獲忠言至謀所以匡救之策寤寐永歎用思孔疚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雪今春無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

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安帝詔曰朕以不德不能興和降善災異蜂起寇賊縱橫百姓匱乏疲于徵發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順帝詔曰朕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憂瘁永嘆疾如疾首以上諸詔雖皆出自繼體守文之君不能有高武英氣然皆小心謹畏故多蒙業而安兩漢之衰但有庸主而無暴君亦家風使然也

漢時以經義斷事

漢初法制未備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如張湯為廷尉每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者補廷尉史亭疑奏讞讞倪寬為廷尉掾以

古義決疑獄奏輒報可舊傳張敞為京兆尹每朝廷大議
敞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是也舊傳今見于各傳者宣
帝時有一男子詣闕自稱衛太子舉朝莫敢發言京兆
尹雋不疑至即令縛之或以為是非未可知不疑曰昔
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已為罪人矣帝及霍光聞之曰公卿當用經術明大
義者不疑傳匈奴大亂議者遂欲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春秋
士句侵齊聞齊侯卒引師還君子善其不伐喪今宜遣
使弔問則四夷聞之咸服中國之仁義宣帝從之呼韓
邪單于遂內屬等傳朱博趙元傅晏等奏何武傅喜雖已
罷退仍宜革爵彭宣劾奏博元晏等欲禁錮大臣以專

國權詔下公卿議龔勝引叔孫僑如欲專國譖季孫行
父於晉晉人執囚行父春秋重而書之今傅晏等職為
亂階宜治其罪哀帝乃削晏封戶坐元罪朱博傳哀帝寵董
賢以武庫兵送其第毋將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
以抑臣威也孔子曰奚取于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隆傳賈捐之與楊興迎合石顯上書薦顯為顯所惡下獄
定讞引書讒說殄行王制順非而澤請論如法捐之遂
棄市興減死一等捐之傳此皆無成例可援而引經義以斷
事者也援引古義固不免於附會後世有一事即有一
例自亦無庸援古証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
下而經義盡為虛設耳

賢良方正茂材直言多舉現任官

漢時賢良方正等人大抵從布衣舉者甚少今見于各列傳者賢良惟公孫宏由布衣起鼂錯則已爲太子家令董仲舒已爲博士馮唐已爲騎都尉歸家群臣舉爲賢良唐年九十餘不能爲官王吉已爲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貢禹已爲涼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爲河南令此賢良之多已仕者也杜欽舉方正時已爲武庫令朱雲舉方正時已爲槐里令孔光已爲議郎舉方正遷諫大夫蓋寬饒亦已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亦遷諫大夫陳咸已爲九卿罷歸舉方正直言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此方正之多已仕者也薛宣爲不其丞舉茂材

遷樂浪都尉尹賞爲樓煩長舉茂材遷粟邑令此茂材之多已仕者也至于孝廉之舉其名雖合爲一而廉與孝又分大約舉孝者少而察廉者多如平陵令薛恭乃本縣孝者不能繁劇其他如趙廣漢以察廉爲陽翟令尹翁歸舉廉爲緱氏尉又舉廉爲宏農尉張敞察廉爲泉倉長蕭望之察廉爲大行治禮丞王尊察廉爲鹽官長黃霸察廉爲太守丞是也

漢時諸王國各自紀年

三代諸侯各自紀年孔子志在尊王而修春秋亦以魯公編年蓋成例相沿雖聖人不能改也至漢猶然史記諸侯王世家紀年不用帝年而仍以諸侯王之年紀事

如楚元王傳元王子戊二十一年景帝之三年也又梁
孝王傳十四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
朝二十五年復朝最後云梁共王三年景帝崩是轉以
侯國歲年記天子之事矣漢書亦同蓋當時雖已大一
統而列國紀載猶用古法也按漢書齊悼惠傳城陽景
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平侯興居俱立二年薨
子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是又以帝年紀侯國事

三老孝悌力田皆鄉官名

漢文帝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
老衆民之師也其以戶口率置常員章懷後漢書註三
老孝悌力田皆鄉官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悌力田高

后置云而其時孝與悌又稍有差別文帝賜三老及孝
者帛人五匹弟及力田人一匹武帝賜縣三老孝者帛
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元帝詔賜三老孝
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人三匹東漢章帝詔曰三老尊
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其賜帛人各一匹

漢三公官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劉向
封事所云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是也亦稱三公鼂
錯之父謂錯曰人口議多怨公者以父而呼子爲公徐
孚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蓋以官稱之又汲黯謂
公孫宏身爲三公而猶布被是時宏爲御史大夫是御

史大夫已稱三公也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為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如衛青為大司馬大將軍霍去病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成帝以何武言政事煩多丞相一人事多廢滯于是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哀帝又改丞相為大司徒至東漢光武又改大司馬為太尉于是太尉大司徒大司空稱為三公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故劉昭百官志稱太尉公司徒公司空此三公亦曰三司安帝以旱蝗詔責三公曰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亦云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是也鄧騭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自騭始也東漢諸帝多幼年嗣位于是三公之上

又以太傅錄尚書事如和帝初竇太后臨朝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殤帝初鄧太后臨朝以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是也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种曷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之親為二千石殘穢者是也至大將軍驃騎車騎將軍本由太尉改為大司馬而冠以此號後省大司馬仍為太尉則將軍之號可不必設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為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以弟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輔政故位在三公上後仍復舊制和帝初竇憲以大將軍輔政權勢既盛公卿希旨奏憲位

在太傅下三公上嗣後梁商梁冀爲大將軍皆因之故
順帝舉將帥選武猛等詔皆以大將軍列三公之首終
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爲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爲
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爲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
卓自爲相國相國又在丞相上蕭何由丞相進位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
道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
丞相御史大夫而自爲丞相于是大權盡歸於操矣

災異策免三公

按周官三公之職本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務漢初
猶重此說陳平謂文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
四時遂萬物之宜者也丙吉問牛喘以爲三公調和陰

陽今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因暑而喘則時節
失氣有所傷害魏相亦奏臣備位宰相陰陽未和災害
未息咎在臣等是漢時三公官猶知以調和陰陽引爲
己職因而遇有災異遂有策免三公之制徐防傳防爲
太尉與張禹參錄尚書事後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
災異策免自防始也防然薛宣爲丞相成帝冊曰災異
數見比歲不登百姓飢饉盜賊並興君爲丞相無以帥
示四方其上丞相印綬罷歸是防之先已有此制如淳
漢書注謂天文大變天下大禍則使侍中以上尊養牛
賜丞相策告殃咎丞相卽日自殺則并有不止策免者
矣亦有不待免而自劾者如元帝永光元年春霜夏寒

日青無光丞相于定國自劾歸侯印乞骸骨明帝永平十三年日蝕三公免冠自劾是也蓋西漢三公之官無所不統觀安帝詔謂三司之職內外是監順帝詔謂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此雖東漢之詔而職任實自西京可見選用牧守舉劾奸邪皆三公之責朱浮傳漢故事刺史奏二千石不任職者事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實然後黜退武帝又置丞相司直助丞相舉不法者如鮑宣爲冀州牧司直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置吏又王商爲丞相有琅邪太守楊彤其郡有災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實商遂奏免彤官此可見西漢三公之任也自光武躬親吏事三府任輕機事轉委尙書陳忠傳其刺

史劾二千石亦不復下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故朱浮謂帝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尙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浮傳自和安以後女后臨朝外戚輔政三公之任益輕如鄧彪年老竇太后兄憲以其柔和易制讓彪爲太傅錄尙書事而憲實握事權有所施爲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是錄尙書者且聽命于戚臣矣三公之輕如此而策免三公則沿爲故事此實非事理之平故陳忠以爲非國體而仲長統謂光武雖置三公權歸臺閣謂尚書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如韓歆歐陽歆戴涉等先後爲司徒皆坐事死以後則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監及至災異屢見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往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

任之輕而責之重此兩漢三公輕重不同之大概也

上書無忌諱

賈誼治安策願文帝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天無極又曰若畜亂宿禍使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是直謂帝必早崩於太后之前太子未成人之時也又谷永奏成帝曰漢興九世百九十餘歲繼體之主七皆順承天道至陛下獨違道縱慾輕身妄行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永傳劉向奏成帝亦曰陛下爲人子孫而令國祚移于外家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此等狂悖無忌諱之語敵以下

所難堪而二帝受之不加譴怒且歎賞之可謂盛德矣然文帝以誼所言分封王國子弟等事多見之施行成帝則徒嘆向之忠而不能收外家之權卒至日後篡奪之禍是徒受直言亦無益也

上書召見

漢高祖駐軍酈食其謁見帝方洗足卽召入酈生責以不宜倨見長者帝又改容謝之陳平以魏無知入見卽召賜食遣出平曰臣所言不可過今日遂欣然平傳帝在洛陽婁敬脫輓輅謂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虞將軍欲爲易衣敬曰臣衣帛帛見衣褐褐見將軍入言上上卽召見賜食敬此高祖創業時固以收攬人才爲

急也至武帝則繼體已五世朝廷尊嚴宜與臣民潤絕
矣乃主父偃上書朝奏入暮即召見同時徐樂嚴安亦
上書俱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表終軍上
書言事帝奇其文即拜為謁者覆甚而東方朔上書自
言年十三學書十五學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
十九學孫吳亦誦二十二萬言今年二十三長九尺三
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若此可為天子大臣矣其狂肆自舉如此使
在後世豈不以妄誕得罪乃帝反偉之而令待詔金馬
門遂以進用秀史稱武帝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
及宜乎興文治建武功為千古英主也又戾太子死巫

蠱之禍車千秋上書為太子訟寃帝大感悟召見即拜
為大鴻臚不數月遂為丞相帝之度外用人如此而當
時禁網疎濶懷才者皆得自達亦於此可見矣

漢武用將

武帝長駕遠馭所用皆跡馳之士不計流品也張騫傳
自騫開外國道致尊貴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利害天子
為其絕遠輒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備人眾遣之
或道中被侵盜失物及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按致重
罪以激之令贖復求使大者予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
行之徒爭應募此其鼓動人材之大略也至其操縱賞
罰亦實有足以激勸者如衛青霍去病等屢經出塞為

國宣力固貴之寵之封侯增邑不少斬或奮身死事如
韓千秋戰死南越帝曰千秋功雖不成然亦軍鋒之冠
則封其子爲成安侯或在軍有私罪而功足錄者如李
廣利伐大宛斬其王母寡而私罪惡甚多則以其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甚至失機敗事而其罪可諒其才尚可
用者亦終不刑戮使得再自効如張騫與李廣俱出右
北平擊匈奴廣失亡多騫後期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
廣又全軍覆沒身爲匈奴所得佯死奪其馬奔歸當斬
亦贖爲庶人他如公孫敖亡七千人趙食其迷失道樓
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坐兵至列口不待左將軍以致失
亡多皆當斬皆許贖爲庶人後皆重詔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時不拘以文法如李廣夜行爲灞陵醉尉所辱
及爲將請尉俱行至卽斬以報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
以爲罪反獎譽之以成其氣其有恃功稍驕蹇者則又
挫折而用之如楊僕已被南越會東越反帝欲以爲將
爲其伐前勞特詔責之又數其受詔不至蘭池宮等罪
激使立功自贖其駕馭豪傑如此真所謂繚鐵在手操
縱自如者也而於畏慙者則誅無赦如大司農張成山
州侯劉齒擊東越畏賊不敢進卻就便處卽立誅之又
或冒功行詐如左將軍荀彘擊朝鮮與楊僕爭功嫉妬
雖克朝鮮終坐棄市以上皆見各本傳賞罰嚴明如此孰敢挾詐避
險而不盡力哉史稱雄才大略固不虛也

武帝三大將皆由女寵

漢武帝三大將皆從嬖寵擢用衛青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衛媼通生青故青昌姓衛氏爲平陽主騎奴而衛媼先有女子夫以主家謳者得幸于帝立爲后青以后同母弟見用爲大將軍征匈奴有功封長平侯平陽主寡居青卽尙焉霍去病父霍仲孺先與衛子夫之姊少兒通生去病去病以皇后姊子見用爲驃騎將軍征匈奴有功封冠軍侯李廣利之進也其女弟本倡後得幸于帝爲李夫人帝用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得其王母寡頭以歸封海西侯三大將皆出自淫賤苟合或爲奴僕或爲倡優徒以嬖寵進後皆成大功爲名將此

理之不可解者也且衛媼一失節僕婦生男爲大將軍生女長君孺嫁公孫賀官至丞相次少兒生去病又嫁陳掌亦爲詹事小女子夫且爲皇后而去病異母弟光又因去病入侍中後受遺輔政封博陸侯爲一代名臣其始皆由賤婦而起閒氣所鍾固有不擇地者哉

與蘇武同出使者

蘇武使匈奴守節不屈十九年始得歸人皆知之然是時守節絕域或歸或不得歸不止武一人也先是長史任敝使匈奴欲令單于爲外臣單于怒畱敝不遣又郭吉諷單于單于亦畱吉辱之於北海上路充國爲單于所畱且鞮侯單于立始得歸是諸人皆在武之先又匈

十二史各言 卷二
奴傳匈奴欲和親先歸蘇武馬宏等以通善意馬宏者
前副光祿任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擒不
肯降至是得歸是武之外尚有馬宏也趙破奴以浚稽
將軍與匈奴戰爲所得在匈奴中十年與其子定國逃
歸是破奴亦守節不屈者也張騫先使月氏道半爲匈
奴所得留十年持漢節不失後乃逃出由大宛康居至
月氏大夏從羌中歸又爲匈奴所得歲餘乘其國內亂
乃脫歸是騫之崎嶇險阻更甚於武也卽與武同時出
使者有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後勝爲匈奴所殺
惠仍在匈奴教漢使言天子在上林射得雁足書知武
等所在故武得歸是惠在匈奴亦十九年也同時隨武

還者九人見於武傳者常惠徐聖趙終根然至今但稱
武而已惠後以軍功封長羅侯尙在人耳目間聖終根
雖附書於傳已莫有知之者其餘尙有六人并氏名亦
不載則同一使也而傳不傳亦有命又況是時二十餘
年間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以相當前後凡十餘
輩則其中守節不屈者亦必有人而皆不見於史籍則
有幸有不幸豈不重可歎哉

三十一
問

文化已

